

宗利华 著

SHENG YAN

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。盛宴过后，泪流满面。

盛宴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盛宴

宗利华
著

SHENG YAN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盛宴/宗利华著. — 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
2016.12

ISBN 978-7-209-10362-6

I. ①盛… II. ①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09371号

盛 宴

宗利华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邮 编 250001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914
 市场部 (0531) 82098027
网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印 装 济南继东彩艺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16开 (169mm × 239mm)
印 张 19.25
字 数 270千字
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
印 数 1-1000

ISBN 978-7-209-10362-6

定 价 4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

钟子曰不得不承认，在侍弄花草方面，自己实在外行。这么说吧，凡花儿草儿的，到他手上去，结局往往都不妙。旺蓬蓬一丛榕树，搬回家，再怎么精心伺候，没过几天，叶子会哗啦啦落一盆儿。更不说那开花儿的，摆到客厅里，花骨朵儿还艳得耀目，不久面黄肌瘦，继而一片残红。几年前，钟子曰居然把一株铁树也摆弄干枯，遂不再对养花养草感兴趣，且发过一声长叹，看来一个家里面，某种嗜好基因也专门挑人。它选择母亲，就不再施恩惠于我。

钟子曰的母亲倒真算得上个中好手。虽在乡下过活，于园艺之道，竟似乎无师自通。老家那方小院子，已越来越像片小园林。一年四季，景色各异。盆景啦，根雕啦，各色或名贵或出身卑微的花儿草儿，摆弄得很是有滋味。

这日午后，钟子曰沿路向前走着，忽就想起这档子事儿。一扭头，又像是才发觉似的，见那铁栅栏内，正有一丛蔷薇，已干枯凋零，又想起夏日里的它曾是辉煌灿烂的。驻下脚步思考半天，猛不丁又寻出一句话，“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”。看着，品咂着，咦，恍然觉得要坏事情。心里一耸，忍不住眼前稍有朦胧，几乎瞬时掉下泪来。一时间，胸中郁郁结结，恍恍然千年万年伤心事儿，齐齐涌上心头，泪水于是更旺些。好半天，醒复过来，拿手擦一把眼睛，再扭头去看看

路上迷离的景物、行人，又觉得这样子委实好笑，哪像个逼近中年的男人啊？

恰在那时，一个胡须头发都白了过半的老头儿，本已走过去，不想，却又慢慢转回身子，盯着他瞧。钟子曰被看得有些虚，就问，老先生，你拿这种眼神儿看我做什么？我又不认得你。老头儿面带微笑，我给你相相面吧？说对了，你赏我一壶酒钱。说的不对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儿。钟子曰嘴里发出哧的一声笑，我这辈子从来不信这些。说完抬脚要走。老头儿不依不饶，你信不信没什么关系呀。我又没非逼着你信。我看你像个文化人，肯定是写过诗呀做过文章，和你扯几句闲篇而已。钟子曰把脚停住。老头儿说，有些东西，说是迷信，生命力旺着哪！就说烧香磕头这套事儿，几千年，直到现在，不照样红红火火的？逢年过节，你也要放放鞭炮，去去邪，对不对？你也会点几根香烧几刀纸磕几个响头，求那些虚无缥缈的各路神仙，保佑你全家平安。人家国外一些领导人，逢着大事儿也要去请大师，看星相，其实道理相通。钟子曰面带微笑，心却稍动，说，依老先生看，我一个大男人，为什么刚才站那儿，莫名其妙地就想哭上那么一场？老头儿说，这个简单。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你。你站在那里，端详那丛花老半天，一动不动。实话说，你哪里在看花？分明是回忆这大半辈子。眼睛里的花嘛，就是一个对象，寄托情感。老头子当年也这样，很容易触景生情，一生情忍不住就吟诗作赋，假装文人。我给你分析一下，你看对不对？你心里必定想到一句话，“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”。又想这半生操劳呀，打拼呀，浑身疲惫，到头来却貌似一事无成，这份人生，过得究竟有什么意义？真是苦！于是惆怅落泪。钟子曰被他稍稍说中心思，微微点头。老头儿又说，也没什么奇怪，一岁年龄一份心。什么年纪想什么年纪的事儿。你见过几个愣头青儿，对满地枯黄的落叶掉眼泪？哪怕有那也是偶尔伤秋悲秋，小儿小女小情调。他们也绝不会对着一丛蔷薇花掉眼泪。你知道，我这把年纪对什么东西敏感？钟子曰摇头。老头儿说，那些沧桑衰老的东西，一堆枯树根啦，一截老木头上的年轮啦，老屋檐底下一道道屋漏痕啦。我端详那些东西，一下子就能看见我以前的日子，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走。有时候忍不住也想哭上一场。

钟子曰咦一声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在路边摆摊儿算卦的，看来不是。老头儿一笑，你觉得我干什么的？钟子曰说，能说出这些话来，也是文化人，像是一位学者。老头儿像孩子那样笑，那你还想让我给你解一解吗？钟子曰兴致稍稍起来，仰面看天，见时间还早，点一点头，说说也无妨。老头儿说，刚才我说你是文人，其实不完全对。你眉眼里虽说带着一点儿，但你肯定不在文联啦作协啦之类的文化单位。钟子曰微笑不语。老头儿继续说，现在要干什么去？上班吗？按说这几天你们该很忙，为什么现在才走？钟子曰好奇，你怎么知道这几天很忙？老头儿说，开两会嘛。你们公务员哪能清闲得了？除非，你在单位里头是闲云野鹤。何况你这当警察的，肯定更忙。钟子曰更奇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警察？老头儿拿手一指点，还是在眉眼里头。钟子曰稍稍沉思片刻，微笑，我现在倒有点儿信你。那您给我看看未来吧。老头儿眯着眼睛，端详他半天，问仕途吗？我第一印象感觉，你好像对做大官儿没那么大野心。钟子曰摇一摇头，半真半假，咦，老爷子您错啦，一个男人活在世上，一辈子什么奔头？不就为这破事儿？发财的发大财，升官的升大官儿。你要是能看到我的结局一事无成，就实话告诉我，省得我再浪费时间，削尖脑袋去钻呀。老头儿哈哈一笑，这话有点儿水分，但可以证明，你心存希望。蒲松龄老先生都老头儿啦，还要去科举考试，心还没死，没绝望到份儿上，还想弄个红顶子乌纱帽儿戴戴。钟子曰说，这世上真正超凡脱俗的能有几个？老头儿点着头，你说得也对。既然你这么问，我就仔仔细细给你瞧一瞧。说着，上上下下，去端详钟子曰的脸。钟子曰居然蓦地感到某种压力。老头儿点点头，你有官运的。钟子曰啊呀一声，那我还有点儿奔头？老头儿连连点头，有，绝对有！我看也就近一两年的事儿。钟子曰做洗耳朵的样子，愿闻其详。

老头儿说，一般到这个时候，大师都会说，天机不可泄露。

两人对视片刻，继而呵呵一笑。老头儿却又说，看花儿掉眼泪，还有一些说处。说明你这人跟花呀草呀的，有好大缘分。你面相里实在也是带着。钟子曰连连摇头，你又说错，我伺候不了花花草草，铁树都养不活。老头儿说，花开花

谢，春去秋来，万物有盛，则必有衰。这道理你还不不懂吗？钟子曰恍然醒悟，老人莫非另有所指？于是，假装玩笑，莫非我要交桃花运？老头儿又连连点头，我确实看见了。钟子曰抿嘴儿一乐，什么时候？我好做做准备。老头儿摇一摇脑袋，这个哪能提前准备？随缘随缘嘛，要是刻意准备，张灯结彩去迎接，这种运气，多半半路上就拐弯啦。还有你得相信，多数时候，官运和桃花运一块儿到，别急！急也没用。钟子曰脸上堆笑，借您吉言，我就等着盼着。恐怕天底下的男人，听到您这话都乐得蹦高。但我也得说实话，您刚才分析的未必就准。您说的官运基本跟我无缘。我工作这些年，还不明白一个男人的官运，是跟什么东西绑在一起的？天上掉馅饼就是个童话。即便有，那饼子也不会砸我头上。我一没钱，二又缺少有本事有能耐的老爹老妈，根基太差，实在缺少扶摇直上的助力。至于桃花运，也不大可能啦。人到中年，憔悴得满脸褶子。况且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哪还有那心思？老头儿说，在我面前你也敢说老？你现如今无论做什么，都还是正当年。至于桃花运，几年前你有过一次，你也别不承认。钟子曰暗暗一惊，又略略生奇，也不否认，干笑几声。

老头儿说，你不用怕，我不收你钱。老头子退休工资够花。我就是想试试，最近读的那些《易经》啦之类的书管不管用。说罢，摆摆手竟要走。钟子曰却意犹未尽，老先生，您到底做什么的？老头儿没回头，却说，你不是说我是学者吗？没想到，说完这话，又转回身子，我突然想起，刚才那话还没完哩。“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”，这话是古人说的，后来有人接一句，也是八个字儿，“盛宴过后，泪流满面”。你可知道，这什么意思？

钟子曰还要再问什么，却问不出口。最后这话，似乎在他心窝嘭地又打一拳。眼瞧得那老人慢慢悠悠走远，这才缓过劲儿，向前走去。

单位离钟子曰家不远，过两条街就到。平日里，上班都是步行。他一边走，一边在寻找老头话里的破绽，到单位门口，还是不得要领。市公安局信访处在办公大楼院子西侧，一栋二层小楼，一楼的几间房子，就是他们办公地点。那楼已有些年岁，楼顶的缝隙间有杂草生出来。进院子不久，远远地瞧见办公室前，正

有一男一女两人，跟孟飞处长谈着。孟飞的身子半侧，看架势随时要跑。再走近，就听到女人蹦豆子一般吵闹。

顿时，一股子烦躁，就从钟子曰心底涌上来。

他正打算悄无声息躲过去，不料，孟飞早就瞧见他，竟吆喝道，钟处！你来得正好！这是你接的案子。我正想给你打电话。钟子曰见躲不过，遂慢慢走近。那一男一女，一起转身来瞧他。男的说，我见过你，上一回我们来，不就你接待的吗？女人立即接上，是呀，是呀！你跟我们说马上就解决，可到现在，他们还拖着。钟子曰记起来，几天前，他的确接访过这两位。就问，还没给你们处理好？女的啊呀一声，冲他叫起来，还处理呢？你不知道，瘸子跟派出所的老黑是亲戚，胳膊肘当然往里拐。明明他占我家两垄地，硬说是我占他的。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？

前一夜，钟子曰跟几个朋友喝酒，有点高了。整整一上午，头脑混沌。没等下班，早早奔回家去，饱睡个午觉。醒过来时，上班便有些迟。本来，路上经风一吹，又加上偶遇那老头，说了些兴奋事儿，稍有些清爽。不料，此刻被一男一女一搅，顿时又浑浊起来。他强打起精神，说，嫂子，你别急呀！慢慢儿说。女人身子往前一凑，唾沫星子溅到钟子曰脸上，哪能不急？我们庄户人靠什么吃饭？就靠几垄地。割倒棒子就种麦子。你们不说实落话，我那两垄地，到底种还是不种？瘸子满村子转着发狠，说要是我敢下种子，出来苗儿他就给我拔！你瞧见没？你大哥这身子败了，打不过人家，连瘸子他都打不过。男人嘟囔，问题是他不是真瘸！真的，他那条腿很管用。女人没理会他，继续说，人家拿手一推，能把他推沟里。男人说，咱老实人，这辈子从小到大都没和人动过手。女人扭头，咬牙切齿，你不说话能死啊？转回身来，面对着钟子曰，你是处长，对不？你说，我一个女人家，论打仗的话能顶数吗？

钟子曰抓抓头皮，慢条斯理，可我听说，你把那男人的下身给抓坏啦。就为两垄地，至于吗？女人两眼一瞪，这死瘸子！他睁着眼蛋子说瞎话。你到俺村里去问问，他裤裆里那玩意儿到底谁给抓的？我们西村儿不有个小寡妇吗？男人叫

车给撞死的。有天到井上挑水，那个不着调的，在一边儿呱啦呱啦不住声地调戏人家。你说也巧，他老婆碰见啦！当晚上回家就揍个狠的！第二天赶上俺两家子为地的事儿打仗。你说，怎么算是我抓的？钟子曰眨巴着眼睛，你两家一吵架，人家住到医院里去，你说这怎么回事儿？他语气舒缓，像是跟女人商量。此时不能刺激对方，说不准，随便一句话，能把火点燃。基本原则又不能丢的。你一松口，被抓住把柄，就是个麻烦。

女人岔开右手五指，比画着，那也应该他老婆拿钱！俺那个村儿，不是水污染嘛，一年能死好几个，都是他娘的癌症，人一堆堆地往医院里住。难不成，这些人都要我去负责？人是谁抓坏的谁掏钱去治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没理寸步难行！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老娘们儿，天底下没这道理。钟子曰稍稍皱眉头，大嫂，我觉着，你这样子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。事情嘛，得一件一件办。地的事儿，归地的事儿，不就两垄地吗？顶多重量一遍。可打伤人，归打伤人的事儿。这得追究责任的。听派出所的民警说，你当时可能也一激动，没个准头，抓人裤裆里，对不对？他试图半开玩笑，缓和下气氛。不料，女人说，啊呀，你到底信谁？我一个女人家，再激动，再胡乱抓人，再没个准头，我不会挠他脸采他头发啊？我不会撕烂他狗嘴？我会往男人的裤裆里去掏？我又不是个女流氓！一边儿的男人牙疼一样，嘴里嘶的一声，抓着头皮，你有话好好说，守着人家大领导。女人一梗脖子，领导不是人吗？领导不吃饭不睡觉不上茅房拉屎啊？钟处长，我跟你掰扯掰扯，一个烂瘸子，邈里邈遑，半年不洗回澡，跟个要饭的一样，裤裆里那东西金子的还是银子的？我会眼馋？

钟子曰早知女人难缠，再次领教，不禁头皮一阵发麻，但尚能克制。他说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儿和你有关。你说他老婆抓的，谁做证？人家当晚上可没往医院里送。女人冷笑，死瘸子赖上我啦对不对？你说的。钟子曰忙说，怎么是我说的呢？咱们的民警，很熟悉来龙去脉，不是你说的算，也不是瘸子说的算，证据说了算。证据是什么？很多种。你俩打架的时候，有半村子的人在看热闹，个顶个都是瞎子吗？你得相信，我们能把这事处理好。女人稍稍沉默，又嘟囔说，怎

么处理？要我赔医药费？还是他不能生孩子，让我男人去替他？男人使劲挠着头皮，你，这叫什么话啊？女人一梗脖子，什么话？你他娘的倒乐意，对吧？钟处长，我为什么赔他？他们吓唬我说，我不拿钱，就关监狱。好啊！关关我试试！今天你要不给我个说法，等会儿我到大门口，一头撞死！钟子曰平心静气，嫂子，打架嘛，生气动手，这也算正常。把人给打伤，就得给人治。

女人哈的一声干笑，我算是弄明白啦。你跟那王老黑，也是一伙的。

钟子曰无语，依然面带微笑。男人却说，怎么能这么说？这位钟处长，怎么可能跟王老黑是亲戚？老黑就一个联防队员，下九流都不算，能跟市领导做亲戚？哈，祖坟上冒青烟啊？女人冲着男人瞪眼，你也跟王老黑一伙的吧？你到底向着谁说话？平日里三脚踩不出个屁，现在长本事啦？

费半天口舌，事情依然僵着。

钟子曰不急。他干的就是这份差事儿，训练出来的，也是这心态。他叹一口气，我看，咱别站在这里。先到我屋里去，喝口水，润润嗓子，继续探讨。然后呢，你们匀给我一点儿时间，我打个电话，把派出所所长叫来，大家心平气和，说说这事儿。你们听我怎么训他，哪能这样？这么一点小事儿都办不利索。他怎么混上所长的？女人脸色稍缓，你别忽悠我啊！农村人没文化，到市里来一趟不容易。

进办公室，钟子曰先取两个纸杯，泡茶。然后顺手抓起电话，打通后，虚张声势，便开始教训那边儿姓王的所长。另一头的所长顿时醒悟，人就在钟处眼前儿。于是一唱一和，配合巧妙。说过几句话，所长连声说，我去接！马上去！说是马上，钟子曰知道，从下面到市里，至少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里，钟子曰不跟两口子聊案情。聊什么呢？聊地里收成，聊化肥、农药、玉米、花生、地瓜。他出生在乡下，从小没少干农活，对此类话题并不陌生。等脸型瘦削的王所长腋下夹着个小包，急匆匆推门而入，他已穿针引线，将一年四季地里活儿都梳理一遍。

好说歹说，总算把人劝上警车。

王所长却又折回，悄声说，钟处，一块儿吃顿饭吧？老是给您添麻烦。钟子曰瞧着他，慢慢悠悠，饭我看就别吃啦。你千千万万，把这事儿摁下去。你知道，那两口子估计也知道，明天上午，全市的大腕儿都在宾馆礼堂那儿，吹响集结号。这节骨眼儿上你要添乱，真是不长眼。所长连连点头，知道，知道。钟子曰笑眯眯的，悄声说，这娘们儿，不是好惹的。你得动脑子啊，光拖着哪是办法。所长嘿嘿一笑，您领教啦？钟子曰一扬头，我领教不领教顶个屁？你们也是，实在太不像话！芝麻粒儿大的屁事儿，滚雪球一样，越弄越复杂，跑市里来闹。我是帮着你擦屁股的吗？所长一脸苦相，现在老百姓不好惹。钟子曰身子一正，你惹他们干什么？所长赶忙说，您教训得对！我意思是说，现在农村人不好管哪，穷山恶水出刁民。你瞧瞧，动不动的，越级上访。钟子曰说，又错啦，农村人也不是管的。场面话点到为止，钟子曰随手递出一枚甜枣，我不给你通报。所长连连感谢。

钟子曰忍不住，又问，老王，你跟我透个实底儿，男人那东西，真是被这娘们儿抓的？所长脸上的笑，便有内容，这还有假？咱们到那儿的时候，娘们手上还死死地抓着不放！你不知道，这个老娘们儿，在方圆一带，绝对一把好手。她男人，你也瞧见，老实吧？可女人厉害，动起手来绝对稳，准，狠！一个娘们家的，豁出去不要脸，你说咋弄？就那天，一个跟着出警的联防队员，也差点被他抓到裤裆。钟子曰哈哈大笑，问，真捏坏啦？办不了事儿？王所长轻轻一摇头，坏倒不至于，真捏坏还好办呢。肿得挺吓人，我亲眼见的。后来让医生一收拾，消下炎去，好看多啦。钟子曰忍不住又扑哧一乐，她就一分钱也不出？所长两手一张，半分她也不掏！一去她家，就开始耍赖皮，没一句正经话。本来想拘她，又怕拘出事儿。钟子曰问，能有什么事儿？够不上？所长稍稍犹豫，低声说，下头的事儿，比较复杂，扯扯耳朵腮帮子跟着动弹。钟子曰恍然大悟，有人伸进来一根腿？所长说，不瞒钟处，这女的，有个很近很近的亲戚，就在我们县局里头，还是个领导。钟子曰暗骂一句，问，她来这里，也是那亲戚的主意吗？所长一抓头皮，这不至于吧？钟子曰说，你回去，先找她这个亲戚汇报。这么说，她

要再闹，只能抓人，先拘她几天，又不违法乱纪。所长点头，回去我先办这事儿。钟子曰又说，顺便告诉她那亲戚，她要再来，我就直接打电话，让你们一把手来接人。所长忙说，这点小事儿没必要麻烦局长，是不是？

说着，右手插进裤兜，掏出个红包，迅速塞到办公桌上的一本书下，知道钟处很忙，吃饭怕没时间。一点小心意，给孩子买点儿学习用具。边说，边扭身就窜。钟子曰起身，要还给他的，见人已带门而出。

送走这伙人，钟子曰仰天长叹，心说，这日子，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？整天纷纷攘攘，斗嘴皮子，耍心眼儿，脑细胞估计快死干净啦！钟子曰关上房门，坐在沙发上，两腿伸开，放到茶几顶上，闭目养神。一会儿，却又想起老头儿的话，不免心里一乐，官运与桃花运一起来，那自然好。

一时兴起，起身去办公室一角桌子前，铺下宣纸，倒些墨汁在砚台里，打算再临一遍《兰亭序》。笔上蘸墨，举在那里，却找不到第一笔下去的感觉。不免一声感叹，好久没动笔，看来这个也荒废掉！习练书法，倒是钟子曰多年坚持下来的爱好。修身养性而已，跟专业书家没法比。局里每次举办书画展，倒常见他的墨宝。有喜欢的，前来讨要，也不吝啬，知道自己的字儿还嫩，打不进市场，换不来酒钱。写下“永和九年”四个字，钟子曰站在那里，歪着脑袋，稍一端详就觉得沮丧。笔画间，分明没有灵动之气，多的却是浮躁迷离。索性将笔洗净，挂起来。觉得口渴，正要泡茶，手机却吱吱叫起来。

钟子曰皱着眉头，拿起一瞧，是城区分局刑警大队长何刚。当年读远山警校时的同学。

何刚上来便问，要我去接你吗？钟子曰反问，接我去干什么？问完，才一拍前额，记起中午何刚就对他说，在省厅任职的老同学肖振鹏，要从省城来，晚上几个同学一聚。那时，钟子曰半梦半醒，竟给忘得一干二净。何刚嘟囔说，我要不给你电话，你还真忘啦？钟子曰问，小四儿到了？当年，在远山警校，这三人住同一间宿舍。舍友里头，何刚年纪最长，钟子曰排第三，肖振鹏小他几个月，于是都叫小四儿。何刚答，到了。钟子曰便说，你不用接。我准时去。正要关掉

电话，何刚却提醒，老钟，以后不能再叫小四儿啦！人家振鹏大小也是个副处级。钟子曰呵呵一笑。

下班时间快到，他先给老婆许佳惠打个电话，说，肖振鹏来了，晚上几个同学聚会。佳惠冷笑，以后你回家吃饭的时候给个话就行。钟子曰嘿嘿地笑，当老师的，看问题角度果然不一般。

赶到酒店，肖振鹏早坐在大厅一角沙发上，身边儿坐着另一位女同学，叫崔亚男，刑侦支队禁毒大队的大队长。钟子曰平日里喜欢跟崔亚男开玩笑，和肖振鹏打过招呼，扭过头去，看着她，神情严肃，崔同学，你不是说，今晚上有事儿不来吗？崔亚男眉毛一拧，反问，谁说的？钟子曰说，何刚呀。崔亚男一撇嘴巴，就他呀，敢撒这种谎？我借给他俩胆儿。钟子曰慢悠悠的，人家为什么不敢？到现在，你也没把他拿下。崔亚男伸手一比画，他那号人，本姑娘都懒得动心思。钟子曰眉头一皱，哟，姑娘姑娘的，显得自己还嫩。崔亚男一连串反问，怎么啦怎么啦？我很老吗？钟子曰摆着手说，一点儿也不老。九分熟。崔亚男说，熟不好吗？你们男人，不都喜欢熟女吗？钟子曰说，问题是熟得有股子胡椒味儿。崔亚男作势要来拧他，钟子曰急忙躲闪。崔亚男柔声说，来，亲爱的，靠近一点儿，我不打你。钟子曰摇头，我怕你咬我。崔亚男咬牙切齿，你还好意思说我胡椒味儿，你那话一听就是从信访处冒出来的，一股子地沟油炸的油条味儿。忽悠人的时候智商高一点儿，好不好？钟子曰走近些，说，没办法再高，在我那里根本就练不出来。来之前，差点儿让一个上访的女人抓破脸，我跟谁去练智商？比不得你那边儿，吸毒的，贩毒的，智商低的哪能干那个？崔亚男一声冷笑，自己脑子里全浆糊，还怨别人。你瞧肖振鹏，人家脑子里那叫智慧，一开口，就是高智商，正宗法国葡萄酒味儿。肖振鹏本来在一边儿托着下巴瞧热闹，此时说，亚男这话我承认，我比他俩的智商确实高一点儿。崔亚男哈哈大笑，哪是一点儿？太多，太多。钟子曰冷脸，崔亚男，你不按常理出牌。你怎么能打压一个，抬高一个？肖振鹏还没来当局长，现在就巴结有点儿早。崔亚男很夸张地摆着手，一点儿都不早。下手晚，没我什么事啦。

三个老同学闹着玩儿，何刚急匆匆走进。一进门，就唉哟一声，这么隆重啊？都是迎接我的？崔亚男却立马问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跟钟子曰说，我今晚不来么？何刚瞧一眼钟子曰，又转过头去，反问，钟子曰说过你跟我说过你不来吗？崔亚男说，别玩儿绕口令，你跟姓钟的说过，还是没说过？何刚转脸去，瞧钟子曰，我说过呢，还是没说过？崔亚男抬起脚来，去踢何刚，又转身去踢钟子曰。俩男人假装落荒而逃。

到房间坐下没一会儿，另几位同学纷纷赶到。

老同学相聚，总不缺话题，于是更热闹。何刚坐主陪，钟子曰下首坐副陪，肖振鹏远来为客。何刚要崔亚男坐在左首副客位置的，她却不肯，说是要挨着肖振鹏坐，使劲巴结巴结领导。喝着酒的时候，钟子曰突然记起午后遇到的那个老头儿，顺便当着笑话说出来。何刚问，他看出你是警察？钟子曰说，是啊，所以我觉得纳闷儿。又问，你就穿这身儿？钟子曰点着头，从座上站起身来，我都查过，身上一点儿标志都没有。瞧，腰带都不是警用的。崔亚男一笑，你敢保证，从来没见过这号人？钟子曰说，真想不起来。肖振鹏慢悠悠地说，有些东西，确实很神，但的确存在。崔亚男问，比如？肖振鹏说，比如西北说唱《格萨尔王传》的艺人，好多人都不识字儿，也不是有人教的。突然一下子，就会啦！而且出口成章，一说起来几天几夜停不下来。有人说，这叫天意神授。老天爷选择这人，指定的。钟子曰瞧着他，振鹏你居然研究这个？肖振鹏一张手，怎么？不能吗？崔亚男呵呵笑，她倒是没忘记先前话头，那老头儿没给你算算别的呀？钟子曰一边吃菜，一边说，他说我最近要交桃花运。崔亚男哈的一声，你那桃花运，就从没断过。钟子曰一脸严肃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崔亚男说，你那点破事儿，天底下谁不知道啊？钟子曰老老实实说，以前是，现在不是啦。肖振鹏插一句，浪漫本性改不了，骨子里的东西嘛。何刚也插话，我完全可以作证。钟子曰分头看他们，今晚上，轮到批斗我吗？何刚说，我有证据。我们家那口子，不是跟子曰的老婆佳惠同事吗？有一天，回家后，我眼瞅着老婆的脸色难看，就问，怎么啦这是？跟谁生气啊？老婆反问我，今天什么日子？我闷头想半天，结婚纪念日？老

婆生日？都不是。最后老婆说，今天情人节！人家佳惠，收这么大这么大一捧花。你看看钟子曰多浪漫！你俩都是警察，还是老同学，人跟人，怎么就这么不一样呢？

众人呵呵笑起来。钟子曰却绷着脸问，这哪年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那花根本就不是我送的！我都多少年不干这种事儿啦。

二

这边儿正笑闹，孟飞的电话猛不丁打进来。问钟子曰，在哪里潇洒？语气里夹带着一种飘忽不定的温柔，钟子曰马上意识到，这酒十有八九喝不成了。他答，正在吃酒。跟省厅一个同学。孟飞哎呀一声，你看看，真不凑巧。你这酒，暂时吃不成啦，跑一趟吧？钟子曰心知如此，问，往哪边儿跑？孟飞一笑，刚接到彭局电话，香树街那边儿，又发生火灾，需要我们马上去灭火。我这边有点儿事实在走不开，只好麻烦老弟。彭局已赶在半路上。钟子曰暗骂一句老滑头，心说，每逢此时，你都走不开。但一把手已经用这口气，怎好拒绝？遂说，我马上赶去。扣掉电话，嘟囔说，今天是怎么啦？我应该提前看黄历，是不是今天不宜开手机。崔亚男一声冷笑，桃花运一来，气势汹汹，关手机没用。钟子曰说，你以为我去约会？崔亚男说，不好说。肖振鹏笑着催他，赶紧去吧。钟子曰起身，非常时期，没办法。老肖，你们先喝，我去摸摸情况，没我什么事儿赶紧往回跑。

香树街上所谓火情，钟子曰早就有所了解。

那是条老街，裤腰带一般粗细。两边儿卖蔬菜的，卖水果的，卖廉价服装的，卖性用品的，卖寿衣花圈的，排个密密麻麻。大白天的，没人敢开着车在里头走，一旦堵住根本出不来。稍前，远山市的领导们曾有个谋划，想大刀阔斧开

发旅游资源。只因远山市西南角上有一片山，耸着几座高峰。专门组了个队伍进山里考证过，说胆子再大点儿，说不定能定位成国家级森林公园。如此一来，市中心有些区域，很给旅游城市丢脸。必须勾勾抹抹，装扮一新。一座城区本已是徐娘半老，那一条老街呢，就成了老女人眼角一道皱纹，怎么打粉底，恐怕也遮不住，必须下狠心去整容。市长心血来潮，一个随从不带，拣个好日子自己溜达到街上去啦。他自西往东，又自东往西，走几个来回，意兴盎然而去。没过几天，香树街的整修方案出炉，要把道两边儿的建筑拆掉，打造仿明清一条街。这街位于城区西北角，距火车站不远，离擦边穿行而过的一条高速路的出口也还算近。假以时日，游客涌来，确实关乎脸面。更妙的是，街上确实有些古迹可寻。街口距离两个现代派风格的水泥墩子不远，有块黝黑透亮的拴马石，嵌在墙里，稍稍探究一下，挂上个小牌儿，说它是明代的，未必不可信。街中心路段那儿，有户人家的房子十分考究，砖瓦一律青色，是民国时一个票号，这倒有史料可查。街东头有一座面相特殊的建筑，是一座教堂。有个白皮肤的络腮胡子传教士，民国期间曾在里头住过好些年，街上好些人的父亲爷爷辈上都见过。

却不料，土木工程刚出草案，还没审议，街上人居然得到消息。几个胡须头发皆白的老头儿，凑到一起，合计一番。一个腿脚还算利落的老头，手里捏着张亲手书写的材料，挨家挨户找人签名，还摁上血红血红的手印。一帮子老头老太太，整天提着小马扎，抖抖颤颤，去政府门前马路上，一字儿排开。说，老街是绝对不能拆的！祖宗留下来的玩意儿，哪能说拆就拆？有人把拴马石、票号、教堂等处拍照片发到网上，呼啦啦一下子，闹成一桩大事件。其实，香树街也不乏明白人，知道那些古迹仔仔细细考究起来，没有几处靠谱。房子是老点儿，但绝不至于是明清建筑。稍微有点儿历史知识的都知道，整座远山城，到明末的时候还是个小小的车马驿站。那座教堂是真的，可依照规划，它根本不在拆迁区域内，顶多再加以修葺。之所以闹出几点动静来，是合计或密谋后的结果，是有高人指点，把动静搞大一点儿，多拿拆迁补助。

搬迁动土的事儿，比较敏感。事情闹得不大也不小，引起市里高度重视，专